



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第 三 部

阿 札 耶 夫 著

謝 素 台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書號 120

字數 66000

遼羅莫斯科的地方

著者 阿札耶夫
譯者 劉遠逸 謝素台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順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京 175001—195000

一九五三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共三冊定價 27.500 元

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五次印刷

目次

第一章	主要的成就	一
第二章	要有光！	四
第三章	輸油管是怎樣敷設的	六
第四章	巴特曼諾夫誇獎人了	九
第五章	建設人員的工作日	九
第六章	台辛——神的住宅	一四
第七章	春天帶來了什麼	一七
第八章	悲慘的消息	一五
第九章	海島與大陸之間	一七
第十章	關於勇士的童話	一八
第十一章	濟娜回來了	二〇
第十二章	不安的早晨	二三
第十三章	向祖國報告	二四
第十四章	去莫斯科！	二五

附錄

我們現實中的詩篇（葉爾米洛夫）……………三三

第一章 主要的成就

羅戈夫接管時，把段上的工作徹底清查了一遍。段上保管和登記財產、材料的粗枝大葉的嚴重程度使他大吃一驚。梅茲里亞柯夫漠不關心地一聲不吭。會計主任岡德林，瘦長的臉，滿臉麻坑，賊溜溜的眼睛，細高的個兒，分辯說，他在這兒是生手，已經盡了一切能力來做正式的材料賬了。

『但這是社會主義的財產！像這樣地對待它，是應該送法院的！』羅戈夫憤慨地說。

在通航期間，許多裝備和材料都已經由海路運到這一工程段上。這些供應物資中只有一部分是敷設橫跨海峽的輸油管需要的，其餘的應該運到內地和海島去。東一堆西一堆地扔在海岸上的箱子、機器零件、鋼管已經被雪埋了一半。只有糧食和一些貴重的器材才存在臨時匆匆造好的、牆上裂着大嘴的木棚裏。

羅戈夫把宿舍裏所有的人集合起來，叫他們打掃出一塊空場子，刨出雪下的裝備和器材，垛成一堆，再在上面搭個小棚。一羣生氣勃勃的人朝海濱上湧去。羅戈夫一邊注意着工作的進展，一邊考慮今天、明天、最近兩三天裏必須做的事情。刻不容緩的事是那麼多，很難決定到底先處理哪一樣好。

梅茲里亞柯夫和岡德林寸步不離地跟着羅戈夫。巴特曼諾夫出現在海峽的冰面上了。梅茲里亞柯夫注意着這個一瞬間就褫奪了他的一切權利和幸福的工程管理局長的一舉一動。

『他在欣賞風景嗎？』岡德林說，譏笑地撇了一下嘴，朝着巴特曼諾夫那邊點點頭。

『誰需要您的風景！』羅戈夫怒沖沖地說。『首長正在尋找最好的路線來修一條冰路，這樣的一條冰路是你們忘了修的。聽着，會計員，別衝着風景出神了，幫助我接收財產吧。從拖拉機到螺絲釘，都得接收過來登在賬上。』

這時，巴特曼諾夫正在聚精會神地打量展開在眼前的一望無際的廣闊的海峽。當太陽從烏雲後面出來時，遠處海島的海岸，透過淡藍的薄霧，顯出波浪似的輪廓。吉別里海角像顫抖着的大妖怪的頭那樣地屹立在那兒。巴特曼諾夫真的是在尋找一條可能開闢的道路。別里捷曾警告他說，不定哪天，海峽的冰會從海岸裂開——至少當地上年紀的人都這麼說，這使他很不放心。別里捷打算在幾個地方勘察一下海峽。他認為冰凍得還不夠厚，恐怕經不起卡車的重量，更不用說拖拉機了。巴特曼諾夫在冰上大步走着，使勁頓着腳，在他看來，兩岸的冰甲都凍得非常結實。

工程管理局長一看見費里蒙諾夫朝他走來，就往海岸轉去。

『明天我們把所有的人都派到冰上去，一個人也不剩，在兩天內開闢出一條通海島的路。然後我們再把他們調轉頭來對着阿東河那個方向修路。』巴特曼諾夫說。

『據我看，主要的是路。有了路，也就有了運輸。至於卡車和司機，我倒不擔心。』費里蒙諾夫回答道。

他得等待着把路修好，這使他有點惶惑不安。費里蒙諾夫不相信路會在兩天裏，甚至一個星期裏修好。聽說冰很薄，使他愈發煩惱起來。

『主要的不是路，恰恰倒是卡車和司機，』巴特曼諾夫說，看出費里蒙諾夫的疑慮。『我看您

有點愁眉不展，您不但不更多地表現出精明強幹的勁頭兒，反倒猶疑起來了。我勸您改掉這種依賴作風，你們運輸人員全都有這種毛病——什麼都要別人替你們安排好。先給我們好的柏油路，給我們這個，給我們那個，然後我們才能運輸。」

工程段離開柏油馬路是那麼遠，這句話說得愁眉不展的費里蒙諾夫不知不覺地微笑起來。

『我們去看看您的司機們吧，我今天還沒去過他們那兒哩，』巴特曼諾夫提議。

他們爬上一所草草造好的小木房，它孤零零地緊貼在岩石重疊的海角上。灰色岩石上的雪被風吹得乾乾淨淨。

小屋裏擠滿了人。有的躺在床上，有的坐在長凳上，有的站在通紅的火爐旁。從敞着口的火爐裏冒出的火苗，彷彿比從燻得漆黑的兩扇小窗透進來的不充足的陽光還亮一些。淡紅的光點在司機們的臉上跳動。香烟的藍烟一層一層地懸在空中。

巴特曼諾夫和費里蒙諾夫擠到爐子跟前。巴特曼諾夫摘下帽子。

『這麼說來，你們現在有烟抽了？』他沉默了很久以後問。

『多謝您的烟，巴特曼諾夫同志，我們想烟想死了。』一個比別人坐得近一些的，大臉盤的，相貌善良的魁偉小伙子回答。『還多謝您帶來莫斯科的喜信——使我們的精神都振作起來了。』

『您是卡車司機嗎？您貴姓？』

『列姆涅夫。會開卡車，也會開拖拉機。但是現在我哪一樣也沒有。』

『您打算在這兒坐着抽抽烟烤烤火，呆多久呢，列姆涅夫同志？』

『你是什麼意思？』

「到了你們掙麵包的時候了。你們說，消息很好。但是好像你們只當一個好消息聽一聽就算完了。」

「我們並不是心甘情願地要圍着火爐坐着。今天一清早就有些人被派出去打水打柴，可是我們還沒找到活幹。」

「沒有活幹？」巴特曼諾夫驚奇地說，一邊望望費里蒙諾夫。「這可真有意思！現在起要記牢——從明天開始，我親自來賣麵包。如果你們不小心，你們領的就會是吃開飯的糧票，而不是工人的糧票了。」這句開玩笑的話裏却帶着諷刺。

「要是沒有路我們怎麼辦，而且不像很快就能有？我們有好多卡車和拖拉機都在大森林裏。」列姆涅夫彷彿代表大家和巴特曼諾夫談話似的。

「這麼說來，你們要等到別人替你們修好了路，要等別人替你們開來卡車發動起來，你們才動手嗎？嗯？斯莫奇柯夫在這兒嗎？」

斯莫奇柯夫從他坐的角落裏立起來。他彷彿換了個人——臉刮得乾乾淨淨的，服裝齊齊整整的。

「你怎麼不跟他們說說我們昨天遇見的情形呢？我記得你也保證過：現在用不着人催促了。」

「路使我們碰了釘子，這是事實，巴特曼諾夫同志，」斯莫奇柯夫平靜地說。「今天一早我們就嘀咕工作了。我們去找前任段長，但是他不理我們，新段長叫我們到外邊去，暫時幫忙掃掃雪，「等一兩天，」他說，「讓我先把事情弄清楚。」我們對穿過海峽的道路有很大的懷疑。冰還很薄，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裂了離開海岸——這兒每年都發生過這種事。我們暫時把海峽放到一邊，

趕緊修大陸上的道路，您不認爲這樣更好一點嗎？」

「嗨，這話還像樣！」巴特曼諾夫稱讚說。「大聲說，斯莫奇柯夫！我們大家一齊來動腦筋，找出個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就是我對你們的要求。當然，你們可以袖手旁觀，坐着等行政上的指示：他們知道得更清楚，他們看報。而且覺得這是一種美德。但是我可不中意這種美德。這樣不會有好結果的。你們在這兒，慶祝了一下莫斯科的勝利，又平靜下來。找點劈柴，烤起火來啦！」

「非常對，巴特曼諾夫同志，痛罵我們一頓吧——我們好久沒幹過一樁真正的工作了！」列姆涅夫大聲說。

「我們檢查一下海峽冰的厚薄，」巴特曼諾夫繼續說。「我不認爲冰壞成那樣。你們要親自動手修路。當然，不只是你們自己，是跟段上全體人員一起。我們不能把海峽放到一邊——這是我們的主要工作。我給你們兩天工夫來修路，不能再多。兩天夠了嗎，費里蒙諾夫同志？」

「我們會辦好的，」費里蒙諾夫同意說，一個鐘頭以前，他還懷疑一個星期是否修得好呢。甚至現在他還沒有信心，但是巴特曼諾夫和司機們用那樣的眼光望着他，使他不能退縮，因此他重複說：

「我們會辦好的，」一說了這句話，他才明白，旁的出路是沒有的，只有完成它。

「你們還要親自到大森林裏去把卡車和拖拉機開來，最遲不能超過明天中午，」巴特曼諾夫說。「我打算重新雇大家做工——當然是帶着他的沒毛病的卡車和拖拉機。我不用的可以到里別爾曼那兒作司庫。」

司機們一齊嚷起來。

『只要您給我們指出了路，以後您可就攔不住我們了！』一個身體魁偉的司機說；他站起來時頭幾乎碰着屋頂。

『好，就這樣決定了！』巴特曼諾夫說，眼光有點嘲弄地望着費里蒙諾夫。

巴特曼諾夫發現他那一羣人都聚集在柯特律列夫斯基的房間裏。他和費里蒙諾夫同羅戈夫是一塊進來的。里別爾曼忙着擺午飯；其餘的人圍着火坐着，聽丹妮亞講海島的故事。她已經滑着雪到那兒去了一趟，又回來了。

『「台辛」的意思就是神仙的住所，』姑娘聳着眉毛說。『我可看不起神仙的住所！一片荒無人烟的地方。令人毛骨悚然！我四處看了一眼，很快就回來了。』

『你怎麼能一個人去作這樣的旅行？』阿列克塞責備她。『聽說潘柯夫就是這樣一去就不見回來了。你這樣調皮，真該好好地打你一頓。』

一提起潘柯夫，姑娘的臉色就陰黯下來。別里捷高興丹妮亞平安無事地回來，向她仔細打聽海峽冰的厚薄。

『卡爾波夫哪兒去了？』阿列克塞問。『我很替他擔心。』

『卡爾波夫丟不了的，』別里捷回答。『你不記得那次颶大風雪時，他說過：「阿東河上就像我的家一樣！』』

巴特曼諾夫開始不聲不響地脫衣服。他的皮外套，凍得冰硬，撲通一聲落到地上，像個人蹲下似的。巴特曼諾夫把它撿起來掛在釘子上。

『無論走到哪兒，都碰見一些懶漢在悠閒自在地聊閒天，』他一邊揉着面皮一邊說。『里別爾曼，等一下再擺午飯，讓他們先用勞力換吧。卡爾波夫跑了，華西里欽柯上外面滑雪玩去了，其餘的人都圍着火爐不肯離開。』

『我們已經到四處看了一遭，巴特曼諾夫同志！』別里捷回答。『阿列克塞、托波列夫同志和我走遍了海岸，已經作出一種類似計劃的東西了。』

『大家都希望得到我們的堅定而聰明的領導。四處看一遭可能花一天工夫，也可能花十天工夫。十天我們可花不起，我們只有一天。現在你們應當分散開，從各方面來處理段上的一切事務。我們馬上來個決定：不要成羣結隊，你跟着我，我跟着你。禁止步調不一致的行動。譬如，羅戈夫——他今天把段上的人都集合到一起，去掃雪和清點存貨。當然，這很好，但這不是主要的任務！我們這兒有一大堆首長，如果我們都緊緊抓住同一個方向盤，不久車子就會開到溝裏了。我反對忙忙亂亂、無政府狀態和好管閒事。我們需要總的計劃，既清楚又一致的計劃。』

『應該分配一下工作，好叫每個人知道他負責什麼，』別里捷提醒他。

『對，我們就開始分配。別里捷同志，我暫時解除您總的領導的任務。您和阿列克塞、托波列夫、柯特律列夫斯基研究純技術上的問題。羅戈夫搞段上的行政事務，和里別爾曼一塊，搞好生活環境……』

『您命令把梅茲里亞柯夫送到諾文斯克，』羅戈夫插嘴說，『但是等他在移交簿上簽了字以後，我才能讓他走。』

『好，不過別讓我看見他。您，費里蒙諾夫，來負責運輸和所有機械化的工作。丹妮亞·華西

里欽柯曉得她的任務，我和她已經商量好了。我和卡爾波夫負責修通海島和大陸的道路。現在我們來看看我們有些什麼人力。」

大家都忘了吃午飯了，都擁在巴特曼諾夫周圍。別里捷拿着一張草稿紙，彙報段上的人力。當時就把這些分配到不同的崗位上。

「吃飯了！」巴特曼諾夫突然頑皮地喊了一聲，輕快地帶頭在桌旁坐下。

他說，他晚上要把段上全體人員召集到一處，討論一下當前的任務。他叫費里蒙諾夫去看一下發電站，負責使宿舍當晚就有電燈。

安置着發電站的搖搖欲墜的棚子裏，冷得像露天一樣。機械匠謝列金和兩個電氣匠正在安裝修理好的發動機，就要完工。費里蒙諾夫和他們互相認識了一下，檢查了一下發電站的簡單裝備。

「天一黑你們就送電。辦得到嗎？」

「我們盡力辦吧，」謝列金簡潔地回答。他是個大臉盤的小伙子，棉外套上罩着藍色工褲。

費里蒙諾夫想知道，為什麼段上會停了電，為什麼發電站會弄成這樣無人管理的慘狀。謝列金勉強地回答他的詢問。

「幹麼瞞着？」電氣匠裏有一個人插嘴說。「沒有給我們一點必需的東西來使工作正常進行。叫我們節省燃料和機油。誰也不關心發電站靈不靈。梅茲里亞柯夫段長只要求一件事——叫他的房子經常亮着就行了。這就是我們做的一切。」

「我們要建設一座新發電站，一座大的，」費里蒙諾夫說。「我們以後再詳細研究。但是我要你們今天就使宿舍裏有電燈，並且要不停電。」

『我們一定發電，』謝列金肯定地答應。

費里蒙諾夫剛走不大會兒，會計岡德林就進了發電站。他應酬了幾句，瞅別人不注意，就點頭把機械匠叫到一邊。

『大人物們來了，我想你也許要跟他們嚼舌頭了，』岡德林咬緊牙關喃喃地說。『我再警告你一次——千萬別告發我。不然我可要報仇的……』

謝列金聚精會神地用破布擦手，一聲不吭，彷彿岡德林的話和他無關似的。

『你聽不見我說的話嗎，畜生？』會計員緊逼着他問，賊眉賊眼地盯着謝列金的臉。

『我有人的名字的，』機械匠咕咕嚕嚕地說。

『噢，原來您變得有教養了。那麼好吧，我們就像有教養的人那樣談談吧，』岡德林冷笑一聲說。『謝列金同志，我懇切地請求您忘了我和我的住址。您就算不認識我……』

『索莫夫，你打算幹什麼？你在這個工程段上幹什麼？爲什麼你換上個假名字？』謝列金開始激動地說。

『住嘴，你這出賣朋友的東西！』岡德林低聲說，他一邊捏住機械匠的胳膊，一邊兩隻眼睛東張西望。『嘿，我看，你的肚子上想挨刀子了！你會挨上的！你知道的，我永遠刺得很準，準確地刺進要害！卽或我不能替你效勞，別人也會的……』

『你要我怎麼樣呢？』謝列金吃吃地說，顯然被嚇壞了。『我不願意和你有任何關係。你管我，我管我，咱們互不相干。』

『這話還像點樣，現在你算說的是話了，』岡德林說，神情緩和了。『你閉住嘴，我們還是好

伙伴。」

岡德林眯着眼睛望着機械匠，又安他的心說：

「你什麼都不必怕，我不會傷你一點皮毛。我不過是想改邪歸正，重新做人。我不願意讓人知道我叫索莫夫，坐過牢。」

「那麼你爲什麼不老老實實地重新做人呀？」

「每個人都願意按着自己的意思做，」岡德林裝着神情愉快地回答。「你老老實實地用了真名，得到一個不值一提的小小職位。但是我是用了岡德林這個名字才老老實實過活的，我的職位也完全不同——會計主任，大人物裏的一員，許多事情上都有發言權。明白了嗎？好吧，就這樣決定了——你知道我是岡德林同志，是會計主任。你一切都可以指望我。如果你做出可笑的行動，用別的名字稱呼我，那你最好事先就把遺囑寫好……」

管理局來的人都坐在柯特律列夫斯基的房裏，聽巴特曼諾夫向阿列克塞口述關於段務的指示。

電燈亮得那麼突然，使丹妮亞不禁叫了一聲。卡爾波夫在門口出現了。他的皮大衣向四外散播着寒氣，他渾身蓋滿白霜。漁夫摘下帽子，招呼同伴們，用非常滿意的口吻說：

「我捎來了點東西，小伙子。我們現在可以叫大家吃魚和海豹肉了。這是尼夫赫人送來的禮物。」

卡爾波夫回頭看看，閃在一邊。他後面站着一個矮小的尼夫赫人，穿着高統皮靴，鹿皮衣和海豹皮褲。他的頭上戴着圓椎形的皮帽。

『集體農莊主席尼基弗爾·吉別里加，』卡爾波夫介紹說。

「日安！」客人大聲說，渾身亂晃。他的眼睛，在細小的眼縫裏幾乎看不出來，閃着愉快的光芒。「收下禮物吧！」

四輛載着魚的馴鹿雪橇停在外面，車夫們站在車旁。馴鹿驚懼地昂頭擺動着枝枝杈杈的角，斜着眼睛看屋裏跑出來的人。巴特曼諾夫親切地向尼夫赫人道謝，請他們喝茶。

羅戈夫挑了最寬綽的宿舍作開會的地方。地板擦了三遍，火爐加暖了兩倍。謝列金和電氣匠安上幾盞電燈，這地方就變得像舞台上那樣的明亮了。擺在兩排床中間的長桌上鋪着紅布，牆上掛着斯大林的畫像。

離規定的時間還早得很的時候，宿舍裏就擠滿了從工程段湧來的人們。他們坐在床上，三個人坐一張，坐不下的就擠着坐在地板上。爲了給不斷進來的一羣羣的人騰地方，位置時常變動。

「進來啊，請進來吧，地方有的是！」羅戈夫招待周到地大聲說。

「爬到上邊來，」列姆涅夫從上鋪對來遲了的斯莫奇柯夫喊着說。

會場上興高采烈，到處都是有說有笑的。巴特曼諾夫進來時，人們用聲震屋瓦的歡呼來回答他的招呼。

羅戈夫走到鋪着紅布的桌前。

「同志們，讓我宣佈第十一工程段的全體大會開會了……」

掌聲雷動。人們都高興起來，在這兒，在這天涯海角，生活竟又恢復了常軌。烏馬拉·馬戈美特在嚷什麼，但是他的聲音淹沒在喧嘩聲裏。當掌聲靜了的時候，他嚷着說：

『你說得對——全體大會！』我們現在是全體了，以前我們可沒有過。』

羅戈夫請工程管理局長發言。巴特曼諾夫的話那麼動人，對所有出席的人又有那麼深的利害關係，以致大家都聽得出了神，每句話都不肯放過。實際上，巴特曼諾夫在報告他到建設工程以來的第一天一天的工作。他講輸油管的戰鬥計劃怎樣慢慢地形成，在過程中克服了些什麼樣的困難。他講解斯大林親自批准了的新建設計劃。現在的任務是儘可能地快把這個計劃實行起來。

巴特曼諾夫詳細說明了責成第十一工程段全體人員的任務。他也強調『全體』這個字眼。人們對於在加格金斯克海峽敷設輸油管是多麼困難和複雜，初次有了清楚的認識，他們用歡呼和掌聲表示內心的興奮。機械匠謝列金也激動地跟大家一塊鼓掌，他偶爾回頭一望，看見岡德林就坐在他後面鄰近的一排。那會計員譏笑地望着他，兩手高高地舉在頭上，故意大聲地鼓起掌來。機械匠馬上就垂頭喪氣了。

巴特曼諾夫接着說，他打算在段上實行鐵的紀律和嚴格的工作日程。

『朋友們，我不允許你們過平靜的生活。我們一定要努力地、極艱苦地工作。你們可以從我這兒得到這些工作，這才是真正的生活。我們蘇聯人不是來過現成日子的，像那些只想到個人利益的市儈那樣。我們主張過那爲美好的將來而勞動的生活。目前天很短——我們要從冬天的黑夜裏奪過來幾個鐘頭，在電燈光下工作……』

他講完的時候，宿舍裏響起了興奮的說話聲。大家都馬上爭先恐後地搶着發言。沒有人要求發言權，而且羅戈夫也不想注重正式的秩序。工人們一一發言，每個人都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議和意見。

老挖土工人加奇可夫，將兩隻辛勞過度的手高高地舉在頭上，說：

『我用這兩隻手挖過成千上萬土方的泥土，在最大的建設工程上做過工，到處都得到好名聲。在這兒我也不會讓自己丟人的——我要完成五倍的生產量。』

列姆涅夫提起梅茲里亞柯夫，開始大罵他。

『忘了梅茲里亞柯夫吧，列姆涅夫同志，』巴特曼諾夫回答他。『他已經不存在了。從現在起，是我，羅戈夫和別里捷負責了。我們在這兒代替梅茲里亞柯夫。』

烏馬拉擠到前面，走近巴特曼諾夫。

『我們信任你！無論你要求什麼，我們都能辦成功的！你瞧我們的力量有多大！』他大聲說。

第二天黎明，別里捷和阿列克塞就帶着幾個工人去海峽測量冰的厚度。巴特曼諾夫不等工程師們的報告，就決定把段上的全體人員都派到冰上去。里別爾曼忙碌了整整一夜，替大家準備了一頓豐富的早餐。工人們暖暖和和地穿上黑棉襖和氈靴，嘈嘈雜雜的人流湧出宿舍。只有病號，還有梅茲里亞柯夫才留在家裏，他拒絕出來作工。

領工員岡察魯克，雖然患了流行性感冒倒在床上，也不願意留在家裏。他和大家一塊出去，忙着卸卡車上運來的工具。加奇可夫忍着笑，默默地遞給巴特曼諾夫一根鐵棍。

『多謝，老同志，』巴特曼諾夫說，眼光銳利地望了他一眼。

羅戈夫把人排成一隊，就出發了，他們扛着鶴嘴鋤、鐵鍬和鐵棍。卡爾波夫是排頭，用強有力的男中音唱起三個坦克兵進行曲，人們大聲而不調協地接上去。